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如今何去何從的金邊

· 陳家毅

金邊剛開放給外資，老城看似繁華，但建築形態萬象叢生、街道忙亂，顯然有點把持招架不住。

中國

「一帶一路」行動早就抵達金邊。

或許應該說：「一帶一路」強力的號召尚未公諸天下之前，中國人民早就帶著企業和生意，大規模地到此進駐紮營。金邊，東埔寨的首都，因為經久戰亂，隨後又落入強腕政權，與外界隔絕了多年。國內民不聊生，七八十年代沒聽聞有外國人來金邊參與投資。現在乘搭上東盟（亞細安）的架構終於迎頭趕上，城中城外放眼看去，到處都充塞著在進行中的建設與建築工程，汽車高架橋、新酒店、新豪華公寓、新商場等雨後春筍般冒現。

全城像個大工地，因而灰塵撲撲自不在話下。加上原有的舊道路不堪負荷新車輛的快速增長，空氣污染指數超高。熾熱的六月天氣潮氣又重，來到法國宮廷式圓形交通島，數道馬路驟然匯集一處，原本就已經龜速前進的車輛再次緩慢下來，大家團團在轉。對外開放後不消數年的光景，金邊交通的擁擠已堪與曼谷相比。

耀眼的招牌和項目廣告不僅是中文簡體字，其間也不乏台式繁體名稱、新馬式英語，和日文商標，但大都是日本平民廉價的成功連鎖品牌如：「東橫

「Inn」商業酒店、「Aeon

「M21」商場等。難以和東埔寨文字分辨的泰語招牌，亦隨處可見。也許與「一帶一路」無太大直接關係，亞洲諸地早已自我申成一個迷你經濟環，嗅到商機大家都會一湧而上，搶先佔有一席之地爭分一杯羹。



■ 東埔寨首都金邊：夕陽下的金邊迫不及待要現代化，老城輪廓在變

陳家毅

剛開放給外資的金邊顯然有點把持招架不住，老城市看似繁華，四下建築形態萬象叢生、街道無比忙亂。

剛經過歷年政治動亂烽火蹂躪的金邊，原本就有種戰火剛熄尚未喘過氣來的支離破碎

感。東埔寨雖有河有湖山色明媚，無奈國運向來坎坷，在暴君之前更經歷過法、日、中、俄、美等異國輪流主宰。市中心樓房殘破不全，路邊房屋無故忽又是光禿禿的空置地塊，像遭人毀容的面貌，不難聯想到不久前烽火連天的恐怖。只是，現在前來填補這些空置地塊的新建築物無不周道或大起，和原有四五層樓老排屋形成強烈的對比，這樣的急就章將老城市現代化，實在不是個漂亮的景象，很是教人擔憂不安。

偶爾經過一兩段林蔭大道，又看到這城市的另一段歷史。兩旁長滿棕櫚或其他熱帶樹的長型綠地公園，以及沿河一帶出奇寬敞的行人步道，兩者都有著法國藍色海岸尼斯城的味道——是十九世紀法國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浪漫的遺跡？

倖存的老街和民宅，南洋式店屋樓下店舖還存有六十年代鐵柵門，樓上法式陽台窗戶還附配木造百葉窗，既熱帶又法式的混合體，即便在大熱天，老房子感覺特別的悠閒涼快。從越南到泰國都常會遇見這類房子，只希望它至今挨得過戰亂，不要挨不過另一波現代經濟發展帶來的衝擊才好。

亞洲有不少老好城市，建築物消失並非因為戰亂，而是在一片叫好的新規劃底下明目張膽遭受破壞。例如長江源頭、上海西北邊既近又遠的南通舊城，以前因為長江水上交

通耗時，少有外人進入。老城內明代濠河環繞著更不易抵達，巷子裏住的都是南通人。南通話比上海話、蘇州話難懂，對外因此又添多了保護層。濠河邊連綿不絕的百姓磚瓦老房子，僥倖逃過文革一劫，絲毫沒受破壞，卻逃不過八十年代的經濟開放為追隨國內現代化，一大片老房子竟然被拆掉，取而代之的城市博物館、商店等不見得很出色，興頭過後又沒甚麼作為，成了一群過時建築。南通城市歷史的青花瓷，便從此崩缺了一大片，再補也補不回原貌了。

經濟發展中的文化氣息

金邊的某個街巷裏藏有一棟法殖民時代的大四合院房子，它面積雖大，卻比不遠處的皇宮建築端莊低調，更具文化氣息，恰如其份是當地的「國家博物館」。東泰式建築的高聳瓦蓋屋頂，柱子牆面都塗成傳統粉紅色，前後園地都是覆蔭大樹，可見已生長了多年。大門拾級而上，四合院環繞著中央大庭院的四廊建築都擺滿了古文物。入門後無不輕輕聲量，滿牆滿室的浮雕、雕塑、石碑、銅像、木雕、器皿、茶壺等敘述了這國家自公元數百年前至今的宗教和古文明遺產。有些來自吳哥窟，有些來自其他偏僻地點，望著這排山倒海般、形態各異花紋富裕的文物收藏，無不肅然起敬。誰要到金邊發展，誰都必須先到此一遊學習學習。